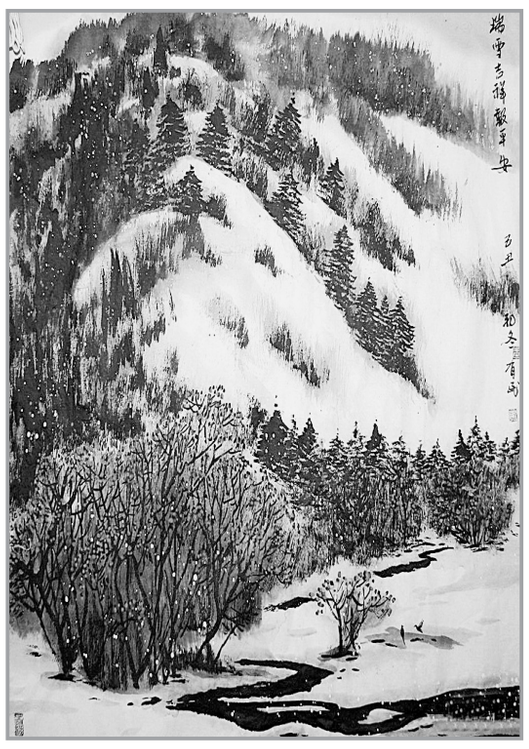


瑞雪吉祥(国画) 卓 克

随笔

城市与乡村

许 锋

再土苍苍的村庄,其实也是有树的。树在各家的院里。人家都有院子,院子里种的树,大都是果树,梨树、杏树、苹果树什么的。西北自然没有芒果树、香蕉树、椰子树。都是不娇生惯养的树。不用太管,该开花开花,该结果结果。年年都有,不落空。满足一院子孩子一年的期盼。其他的树,比如柳树,杨树,松树,有的村庄多,有的村庄少。大叶植物是绝迹的。

村里的树,没有移植而来的,都土生土长。从一棵树苗开始,乃至从一棵树籽开始,逐渐生成。有的命运多舛,夭折了,有的顽强地活着,终于长成了大树,也枝繁叶茂。于是你看有树的人家,一院子绿意盎然的人家,精神头都是不一样的,腰板直得很。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只有在十足的夏季,西北的村庄才有绿油油的景象。其他的季节,昏黄一片,一副病态。至少从表面上看去,是这样的感觉。只有年节的鞭炮噼里啪啦作响,有的人家发出宰猪的嚎叫时,村庄才又活过味来。

城市几乎一年到头都打了兴奋剂。连一天的时间,都被分成了段儿。黄金时段,就值钱。午夜时段,就暧昧。还有其他的段儿。有的一段接一段。有的一个季节接一个季节。有的一个节日接一个节日。有的一个年头接一个年头。城里人对时间的爱与恨,往往交错纠结在一起。把时间剥皮,抽筋,压榨出苦水,再搅拌糖水,混合成快乐元素。

但人却不快乐。至少,有的人不快乐。应该说,城市是善于制造快乐的。快乐被硬生生地制造出来,让人享受。人们为了寻找快乐,可以把树搬回自家的阳台上,可以戴上面具吓人,可以言不由衷地说话,可以声嘶力竭地唱卡拉OK。这些工作,搁在乡村,大部分都滑稽可笑,有的会吓死人,有的会被称之为神经病。

城市往往与乡村背道而驰。城市里流行的,乡村排斥。如女人的超短裙。城市稀缺的,是乡村富有的。比如绿色蔬菜。城市鄙夷的,是乡村喜欢的。比如二八飞鸽自行车,摩托车。城市歌颂的,是乡村贬斥的。比如行为艺术。当然,也许这很绝对,不科学,却生动地说明城市与乡村的确是存在隔膜的,膜一点都不薄,反而很厚。延伸到精神层面,城市自然市侩,乡村自然朴实。

在城市,你会感觉到渺小。很少的人会在城市感觉到伟大。城市的名流毕竟极少,更多的人觉得自己很普通,很下层。但在乡村,你从不会感觉到伟大,也不会觉得自己渺小——极个别的富有诗情和才情的乡村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在面对土地的时候,内心涌动着不安和愧疚,感觉自己像蝼蚁,渺小,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来自精神,与物质无关,完全不同于城里人所感受到的"弱势"。

城市的渺小,绝大多数都与物质有关。

你刚进入城市觉得渺小,那是你与城里人比较觉得没地位。过上十年,你还是觉得渺小,那是你与富人比较觉得寒碜。生活了一辈子,你仍然觉得渺小,那是你在城市没混出什么名堂,说话没有什么分量,没支配权。使劲地跺烂脚,也没有多大的回应。

过万重山(国画) 刘宝荣

散文

青青碧罗裙

王吴军

淡淡的春山,微微的清晓,绿绿的芳草,青青的碧罗裙,这样的情境真的让人爱极了。

有情的目光里,岁月总是悠长,记忆总是如画一般美好。从心底喜欢着青青碧罗裙的婉约和柔媚,想起青青碧罗裙的绰约倩影,心中就盈满了无言的欢喜,仿佛是一抬头看到了天际的云霞,还有垄上摇曳的垂柳,那一刻,初春的漫野翠草,暮秋的满树丹枫,湖畔的桅帆渔火,路边的阡陌原野,都似乎洋溢着青青碧罗裙的亲切气息。

在午后的时光里,翻阅典雅的唐诗宋词,青青碧罗裙又会在眼前宛然浮现。偶尔合上书,呆望着窗外天上的流云,想着青青碧罗裙的雅致,漫溢的怀恋会牵起我的微笑,记忆依稀飘曳成了碧绿的裙裾,在才子佳人曾经吟落红叶的地方,翩翩飞扬。

当一抹水一样的月光在风中静静的流转,青青碧罗裙又会轻轻在心间浮现,隐隐的,却又是真真的,碧绿的裙子伴着花草香在心间柔柔的摇曳,缠绵着不肯离去。于是无眠,指尖轻落,一任温柔的文字在夜色中悄然流淌,氤氲着美丽的时光袅袅。

轻轻画着青青碧罗裙的温馨模样,眼角眉梢已经有了悠然的向往,闭住双眸,沉入岁月的深处,将一帘心事悬挂在时光的眉梢,手指划过漫卷的思绪,洒落万千的遐想,于风中悄然飘落。

细雨斜织里,青青碧罗裙犹如墨染的晓荷。画面中的女子悄然而至,淡淡的眉似乎轻锁着初春的袅袅情愁,一片心思辗转在花开之间,喜欢青青碧罗裙的女子,居然也有感伤的婉转。牵手徜徉在人间,也渴望五彩的斑斓。红尘变换中,期待着幸福的相遇,粉红的羞颜在岁月的行走中总是不倦。

月圆之夜,等待着青青碧罗裙的温柔,明亮的月光下,絮絮的晚风里,花儿婉转的香气中,青青碧罗裙摇曳着婀娜的步子,步步芬芳,步步如莲。抚动琴弦,轻轻地唱着美人的心事,歌声如幽谷的风轻轻弥漫。

想把青青碧罗裙谱成一支曲子,细腻悠扬的旋律唱着日久月长、地老天荒。罗裙轻飘,我心流光,罗裙轻飘,东风柳陌长。闭月的花房里,那个人在为佳人画眉,佳人拂镜,晨曦一片宁静。记得青青碧罗裙,才会有处处怜芳草的慈悲。

春风轻拂,柳枝飘摇,青青碧罗裙是曼妙的佳人,是温婉的诗句,是清雅的图画,也是柔美的想象。荫荫碧草,就是青青绿罗裙的可爱身影,散尽了冷寂,一身绿色,吹开了心扉。莫名的忆起了曾经走过的时光。那时,坐在树下,四周幽静,岁月仿佛安稳妥当。风在读着心中的渴望,而最痛的事情,莫过于纵使相逢不相识,尘满面,鬓如霜。

青青碧罗裙若是一个女子,身穿绿裙子的她一定披着长发,阳光洒在她飘飘的绿裙子上,她罗裙微漾,仿佛碧水红花,一瞬间,就使人念念不忘。一瞬的相遇,就是永恒。

青青碧罗裙的那一抹碧绿,飘漾着幸福、心愿和美丽的情怀。那片绿意蔓延,日日复年年,悄然无声地在心中最柔软的角落流淌成温润的溪流,潺潺不绝,生生不息。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无论走得有多远,无论时间有多久,心中永远守候着青青碧罗裙,守候的心情犹如在眉头心间蔓延的笼烟细草,碧绿而绵长。

新书架

《明风万里》

白 雪

万历朝鲜战争是16世纪末叶发生在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参战三国的命运,而且决定了今后数百年东亚的政治格局。在宏大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日双方在好几个层面上展开较量——其中有一条战线鲜为人所知,就是间谍战。明朝有专门的情报机构锦衣卫,在万历之战中担任了刺探情报的任务。他们的对手是非常神秘的日本忍者。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叫徐若麟,他是锦衣卫中高层领导者,故事还涉及一位朝鲜婢女,以及女忍者初音,这三个人正好构成了中日朝三国关系和人文的铁三角。将这三个人化作三个点,将这三点之后的国家背景放大,从而将故事放射到三个国家的利益纠葛和民族冲突,故事跌宕起伏,精彩之极。其中有丰臣秀吉的最后一战,贱岳七本枪入寇朝鲜的揭秘;有甲贺伊贺与锦衣卫成就的史上最强的情报暗战的高峰;也有大明铁骑决死日本群雄的壮烈,让读者仿若亲历那场跨国界跨时空的万历三大远征,零距离接触神秘的锦衣卫,并真实再现日本忍者在当年活跃的身影……

新书评

大诗及其诗学

——评《龙彼德〈坐六〉及相关评论》

朱首献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既是中国新诗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中国新诗学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个维度,龙彼德都是一个优秀的实践者,他以其素朴而执著的文学行动,为中国新诗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最近,由上海评论家金乐敏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坐在一个"六"上——龙彼德〈坐六〉长诗系列及相关评论》一书,就是一个明证。

《坐六》长诗系列,是龙彼德从1988年至2002年历时15年创作的以《坐六》为中心的六首长诗。分别为:《坐六》、《止水》、《大海兽》、《大裂谷》、《听〈安魂曲〉的六个最佳地点》、《时间游戏》。其内容涉及民族与世界、人类与自然、存在与时间、灵魂与救赎……熔现实、历史、文化、哲思于一炉,极具原创性,并富有智性与神性之美。作品一问世,便获得热烈的反响和许多诗人、评论家的好评。

例如:台湾著名诗人痖弦用"大哉问,大哉想,大哉写!"这样的标题,来赞美和肯定《坐六》,认为该长诗是"难得一见的扛鼎之作","代表着中国现代诗人对新史诗思维的成熟,说它是当前新史诗的一个标杆,当非虚誉之词。"台湾另一位著名诗人洛夫指出:"龙彼德完成了《坐六》一系列长诗,就等于完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宇宙建构,而这个架构是奠基于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和一个巨大的张力磁场上的。但这个宇宙不仅庞杂而且诡异莫名,深奥难测,既是诗人观照万物、感悟生命的滔滔雄辩,同时也可把那些繁复多变的意象浓缩为一种禅的'无言'境界,一种处于高度知性的形而上的哲思状态。"著名评论家张炯称龙彼德的长诗创作为"难能可贵的探索",他这样写道:"不难看出,诗人在《坐六》这本诗集中,对诗的题材和主题有新的开拓,写前人所未写,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新的创造。这就是把中外古今前人的诗歌传统都熔铸在一起,沿着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标向,展开自己的创新。长诗中不仅出现了中外古今的许多人物和典故,而且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中的各种艺术手法,包括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荒诞的各种手法都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以丰富的想象、联想、通感、比喻和大胆的幻想,构成种种奇特的、怪异的,乃至荒唐的意象,去推进情感和思想的奔涌。"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外国文学翻译类终评委主任蓝仁哲读了龙彼德的作品,激情难抑,感慨系之,一再强调:"《坐六》长诗系列是我迄今读过的汉语现代诗歌中最富时代气息、充满中西哲理的悲壮诗篇。'六'这个数字像个咒语符号,从内涵、从架构辐射出透体的数灵学光芒,诗人借此跨越时空,横穿中西,出入三界,以大胆不经的想象、神秘变幻的象征、张力十足的意象语言,托出蕴藏一生的诗性拷问、哲理思辨和睿智猜想。"

《坐在一个"六"上——龙彼德〈坐六〉长诗系列及相关评论》,即为龙彼德《坐六》长诗系列与相关重要评论(从大量评论中挑出)的合集,全书按"作品"与"评论"分为两大部分。"作品"除六首长诗外,还有金乐敏的代序《〈坐六〉无剑之剑的舞动》:"评论"又分"综论"、"专论"、"以简代论"、"诗论·创作谈"、"论评"五辑,共收文章五十篇,并附有《〈坐六〉一诗暗用之典及注解》和《评论文章索引》。无论作者阵容,还是学术质量,都相当可观。

金乐敏先生追踪评论龙彼德已有二十多年,在《文艺报》、《文学评论》、台湾《创世纪》等报刊发表过许多评论。他发现,在中国诗坛,不拘泥一种风格,始终在探索中自我否定,在探索中逼近诗歌的真髓,在探索中把语言的功能和人类的哲学冥想交融得如"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的人为数不多,龙彼德肯定是其中之一。在主编这本书的时候,金乐敏回顾了中国历史,很多文学理论集或评论集都是后人"做"给前人的,或者一个作者评论一群文学家的作品,如《文心雕龙》、《诗品》等。而《坐在一个"六"上》这本书,却是一大批名家在"围论"一个诗人的一部作品。这些名家多是当今华文诗坛及文坛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对《坐六》长诗系列表现出了那么真诚而由衷的欣赏,不能不让人感动。议题虽然只是一个,但是,它涉及的面却辐射至诗学史诗、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诗歌美学等关乎诗学的所有理论体系。所以,金乐敏在为此书撰写的总序中,发出惊叹:"把这些所有的文、所有的论、所有的笺汇集起来,不就是一部诗学的专论吗?"同时激情地写道:

《坐六》系列是座诗歌的摩天大楼,它能让你去感悟更多的"宇宙间最深的关系"。而对于《坐六》的评论,又是否是一种攀岩的阶梯、绳索、脚印?

今年是龙彼德从事文学创作53周年,人生70周岁。他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并举,1992年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诗"的理论,以后又不断地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其特征是:它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它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它是横植的,也是纵承的。其诗法是:以自我沟通人类,以个性表现共性,以封闭追求开放。其语言策略是:克服惰性,增强活性;提炼有言,开掘无言;破坏旧序,创造新序。坚持一条路线:我——非我——新我。做好两项工作:现代主义的寻踪,中国古典的寻宗,实现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诗的双重超越。《坐六》长诗系列,就是这一理论的充分体现和最新成果。

龙彼德上世纪80年代发在国内并由《中国文学》英文版向世界推出的一首诗《龙卷风》,曾经这样写道:"任何深渊都不能封闭/任何浅水都不能羁留/——除了腾飞/我拒绝安逸,拒绝怠惰/拒绝所有的苍白和虚弱/我是无限生动的/东方之龙"现在,就让我们把这首诗回赠给诗人:继续腾飞吧,龙彼德!我们热切期盼,你对中国新诗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样想着,一路骑着黑驴笃笃而行。很快回到镇上,过了中心码头,远远看见回春堂前围了许多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紧催黑驴往回赶,及至回春堂前,看清围观的是两辆军用卡车和一辆吉普车,以及站在自家杏林前面的一队日本兵,为首一个小胡子军曹刺刀上面挑着一面膏药旗。这是不久前经范沉香指点才认识的。

"诸位长官,光临寒舍有何吩咐?"程少伯跳下驴来,紧走几步,迎着那些日本兵问道。

"你的程少伯?幺嘻!"那为首的马上频频点头说,"川岛中队长的正在等你的。"

正在这时,程汉儒同一中一日两个军官模样的人从院子里走出来。

程汉儒见程少伯正巧赶回来,便说:"少伯回来的正好,快来拜见二位贵宾——"他把手向那中国军官指了指说,"这位是接替你岳父、代理广宁城守尉的国燕雄大人。"

程少伯赶紧上前施礼,口称:"拜见国大人。"

国燕雄冷冷地看了程少伯一眼,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说:"拜不拜我不要紧,倒是要拜见一下这位远道而来的日本贵宾——驻铁岭皇军工兵大队的川岛中队长。他今天是专为请你而来。"

程少伯听了这话,有些纳闷儿,这个日本中队长请他有什么事儿呢?

"程少伯君,你好!"川岛太郎很古怪地笑了一下,握住程少伯的手说,"我一眼就认出了你,因为你和程少仲君一模一样。喏,我叫川岛太郎,是去年十月从美国回来从军的,这之前在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留学,和程少仲君是好朋友。"

程少伯一听是二弟的朋友,连忙以诚相让:"既是二弟的朋友,自然也是我的朋友,请到家里用茶。"

国燕雄上前摆手说:"川岛中队长说他们中队三百多人都闹腹泻,想请你帮他们去看看病。"

程少伯听说去给日本人看病,怕惹出麻烦,便说:"国大人,令尊是本城医界泰斗,乃最佳人选,川岛先生不如请他老人家更把握些。"

"这么说程少伯君是不肯给面子?"川岛太郎讪笑说,"在美国程少仲君送我的时候,还说让我到了中国东北,有什么事可以到家里来,家里人肯定会帮忙,看来,他程少仲君是在花言巧语欺骗朋友?"

程汉儒一听,连忙解释:"川岛中队长言重了,小侄少伯医术确实不及国大人令尊。川岛先生既是为治病,还是请国老先生更妥当些。"

"哈哈哈哈……"川岛太郎仰天大笑起来,笑后说:"看来你们都很会开玩笑,为了把握起见,代理守尉大人能否再请你家那位国老先生也一并走一趟,以便在程少伯君不能久留之时,由他取而代之?"

"家父的事情好办,他怎么也不会和我端架子不给我面子呀。"国燕雄说着,瞥了程少伯一眼,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川岛太郎迅速捕捉到某种信息,觉得其中意味无穷,也笑起来。

为日本兵开止泻药

国省三上了吉普车后,坐在程少伯身旁,他的前座是川岛,川岛左边是司机,这样,他就不便和程少伯说话,只是用手紧紧握了一下程少伯的手。意思是:尽在不言中,或者,现在不方便,有时间再告诉你。

程少伯和国省三被川岛领进一座青砖青瓦的宅院,进了屋,程少伯和国省三坐在椅子上,也不客套,让川岛先叫来几个轻病患者切脉。

川岛让他们站成一排,依次让程少伯和国省三切脉。

切脉完毕,程少伯和国省三又向川岛问了一些他们是否呕吐,吐起来是否喷射一般?又问大便是否很稀薄,像泔水?还问是否四肢痉挛、冰冷?是否有人休克?等等。川岛连连点头,口中连称"是的"、"是的"。

程少伯和国省三相互看了看,都笑了:"霍乱!"

川岛见状忙问说:"不知此病两位可有办法?"

国省三道:"煎药,每人只服三剂药,即可止泻。"

川岛听了,高兴地搓着手说:"东方医学,中医汉方才是核心,就请二位一起开处方吧。"

国省三就开了个方子,交给川岛。川岛看了看,没说话,又望着程少伯。程少伯也提笔开了个方子,递给了川岛,川岛看了,眼睛立即睁得挺大,说:"都是加味参附汤?"便接着念下去:"人参、附子、厚朴、茯苓、甘草、橘皮、当归、葛根、干姜、桂心各一两,以水七升煮至二升半,分三次服,共三剂——也就是每人按处方要求,要将这十味药各服三两?"

9

连载

时尚、设计,两个我浸淫最久的圈子。

7个姿势,本来是理性的设计美学,描述了一个人在工作、休闲、娱乐时最理想的7种身体曲线。它是理性坐标,象征着我们在物质、感情、幸福等终极追求上的理性归宿;16种生活方式则是感性坐标,代表不同人的生活状态、选择以何种方式完成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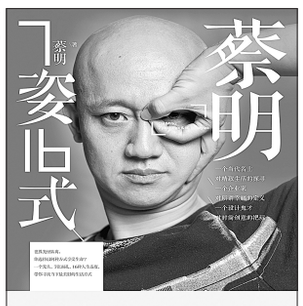
而与提出这个概念相比,同样让我兴奋的,是在寻找这"7姿16式"的过程中,我接触的各种好玩儿的人、做过的好玩儿事、看到的好玩儿的现象,是寻找全球时尚潮流、钻研当代设计脉络、体验这个地球上各色不同文化精彩的旅程。

这些,连同生活中拥有多重身份的我的故事,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正是我的"7姿16式"。

——蔡明

陆涛简历中消失的那段"奋斗"

一次同学聚会,我和石康这对初中死党十多年后重逢。可一见面,我就成了他眼里"靠坑蒙拐骗,有了点儿钱的土包子"。一顿饭吃完,我又变成他笔下陆涛的原型。不过电视上陆涛的奋斗史,远比我的一帆风顺。至少,他还是个富二代。



热门电视剧《奋斗》主角原型浮出水面,讲述陆涛简历中消失的那段"奋斗"

几年前,我去参加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我1981年上的首师大附中,石康是我同班同学。那次聚会时,他是知名作家,我是不知名企业家,但我是开着宝马去的。他文学青年的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后来我去清华演讲的时候,嘉宾石康还念叨过这事儿:"同学聚会时,我才知道蔡明做老板了。你知道我们文人虽穷,但特看不起这些臭有钱的。我当时就把蔡明妖魔化了,觉得他不就是靠坑蒙拐骗,成了有点儿钱的土鳖么。"

我们俩上学时特铁,老一块儿看弗洛伊德、萨特、北岛、舒婷。想着他们曾经在白洋淀,几个人划着船,喝着当地特别便宜的红薯酒,朗诵着气魄非凡的诗句,胸中就不禁春暖花开。

石康上学那会儿还不是作家,但更飘逸——是诗人。他熟读过去十几年间,朦胧诗派各个作品,信手写来,就是一首长诗。那会儿我朗诵好,声情并茂,嗓音辨识度高,所以一有班级文艺活动,就是石康写诗我来念。一个创作一个登台,黄金搭档。其实我也写诗,就是写得不好,跟他的10万字长诗一比就是小儿科。那个时代物资匮乏,但精神生活特别高昂。同龄人,或者大一点的工人,全写诗。十个人走在路上,一块板儿砖砸下,八个都是诗人。

深厚的历史基础,证明我俩脾性还是相投的。于是吃完饭我俩开始侃大山,渐渐就剖开现象看本质,什么宝马就都无所谓了,因为发现对方没怎么变。侃的顺序是倒叙,先聊现在干什么啊?然后是这之前呢?大学毕业后呢?再就到了上学那会儿。说起那时一块儿读朦胧诗,一块儿看萨特、弗洛伊德,觉得仿佛就在眼前。越说越兴奋,站起来就大声朗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石康借着唱诗的兴头,跟我说他有一个梦想——能聊梦想,说明基本不只拿我当个臭有钱的了——就是建立一个艺术的乌托邦。像50年代的纽约SOHO,一群艺术家坐在那儿的废旧工厂、荒废院子里,一指:这,就是我们的家园。然后开始搬家、创作,作画、做雕塑、做行为艺术、做人。渐渐画廊涌入,然后是秀场、咖啡厅、餐厅,再吸引先锋品牌在里面开设店面,最终形成了一个美丽的艺术乌托邦。不管太阳升起落下,生命都在不停歌唱。

我一拍大腿:这也是我的梦想啊!

我跟石康说,这几年一半为了工作一半为了寻找美,我去全世界看各种艺术展,参加各种狂欢节、时尚秀。我觉得中国少一个艺术区,一个让人心潮澎湃、处处充满灵感创意的火花又极具商业生命力的艺术区。我在高碑店租了一块地,50年,和大批艺术家、建筑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起,准备把这里建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区,现已开工。我希望它能给所有租户无尽的创意灵感,挑战所有游客的想象力极限。

这个话题,从同学聚会,一直聊到之后再一起吃饭喝酒。最后,石康给我起了个名字:陆涛,把我们所有的梦想和故事,写成了《奋斗》。

我看了看电视剧,先关心夏琳和米莱是哪儿来的灵感。发现其实不是由我八卦改编的后,踏实了。然后看陆涛,他身上设计师的脑子,建艺术区的梦想,都是我,但富二代,可就跟我一点儿不搭边了。我爸和我一起创业前是钻研业务、思想活跃、基本没钱的首钢工程师,不是携十几亿美元回国砸房地产的大款。我这二十年的奋斗,比陆涛要曲折多了。

1